



军旗辉映英雄城

■邓一非

一杆步枪与一面迎风展开的军旗——铜铸的，在夕照中泛着暗红色的光泽，像是凝固的火焰，又像是一声凝固的呐喊。

穿过中山路，向那座塔走去。每一步，都像是在走向一个答案——关于这座城为何被称为英雄城，关于那一声枪响为何穿越近百年仍有余音。

1927年，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年份。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窃取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无数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倒在血泊之中。一时间，白色恐怖席卷全国，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之气，革命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。

在这样的绝境中，有人动摇，有人退党，有人叛变。但也有人，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回应——他们决定拿起枪。

1927年7月下旬，一批共产党员秘密集结南昌。根据中央的决定，中共前敌委员会成立，周恩来任书记。

周恩来、贺龙、叶挺、朱德、刘伯承……这些名字后来如雷贯耳，但在当时，他们只是一群在黑暗中摸索出路的年轻人。他们没有多少兵力，没有稳固的后方，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。他们有的，只是满腔的热血和一个朴素的信念——革命不能靠乞求得来，必须用枪杆子说话。

然而，起义尚未开始，内部便掀起一场风波。7月30日清晨，中央代表张国焘从九江赶到南昌，在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极力坚持“须得到张发奎同意方可起义，否则改为缓期”。会场气氛骤然紧张。争论持续数小时，张国焘寸步不让。就在这时，周恩来拍案而起，厉声说道：“如果再推迟，我辞职，不再负责！”话音落地，满室俱寂。最终，前敌委员会以多数票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，定于8月1日凌晨起义。那一掌拍在桌上的决绝，定下了人民军队诞生的时刻。

7月31日傍晚，朱德在嘉宾楼设宴款待敌军几名军官。觥筹交错之间，没有人知道这位笑容可掬的前滇军将领心中正在盘算什么。夜深了，牌局正酣，一名叛徒却将起义计划泄露出去，情况万分危急。

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：起义提前两个小时举行。

那个夜晚，南昌城异常安静，只有夏虫在草中中低吟。起义军的官兵们悄悄起身，左臂缠上白毛巾，颈间系上红领带，手电筒的玻璃罩贴上红十字——这些是黑夜里的识别记号，也是即将喷薄而出的曙光的颜色。

8月1日凌晨2点，枪声响起，如同投入干柴的火星，瞬间点燃整个南昌城。贺龙指挥第20军攻打省政府，叶挺率第11军进攻敌卫戍司令部，朱德率领军官教育团的学员负责牵制敌军。

枪声、喊杀声、爆炸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此起彼伏，黑夜被火光撕成碎片。战斗最激烈之处，是章江路口的敌卫戍司令部。守敌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，机枪吐着火舌，压得起义军抬不起头来。战士们架起梯子攀墙强攻，有人中弹坠落，立刻有人接替而上。终于，一枚手榴弹从窗口塞了进去，轰然巨响之后，敌人的火力哑了。

到清晨6点，战斗基本结束。起义军歼灭守敌3000余人，缴获枪支5000余支。南昌城头，升起了红旗。那一刻，东方的天际刚刚泛起鱼肚白。

南昌的枪声，只是一个开始。紧接着，秋收起义、广州起义相继爆发。这三大起义如同3声惊雷，在1927年的中国大地上炸响。它们告诉世人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纸上谈兵，而是要用

枪杆子去争取，用鲜血去浇灌，用生命去捍卫。

从此，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。不再是书斋里的争论，不再是议会里的博弈，而是田野上的硝烟、山岭间的号角，是千万工农大众挺起胸膛，用自己的双手去砸碎一个旧世界，去建造一个新世界。

从南昌到井冈山，再到瑞金、延安、西柏坡，直到北京。这条路走了22年，每一步都浸透鲜血，每一步都燃烧着信仰。

“红带兵，响了枪，汉阳造跟着驳壳枪，红旗子插在城头上。”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，一位工作人员随口哼起这首南昌起义后街头巷尾流传的民谣。他骄傲地说，南昌人把红色当作英雄城的象征——八一广场的地砖是赭红色的，纪念塔底座的花岗岩泛着暗红色，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，围观的市民自发合唱国歌。在南昌，红色不只是一种颜色，更是一种信念。

这份红色认同，不是刻意宣传出来的，而是从1927年8月1日凌晨那一声枪响开始，一代又一代人心里长出来的。

我想象那个画面：一条条深浅不一的红领带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涌动，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。它们的主人来自不同的地方，说着不同的方言，有着不同的经历，却在同一个夜晚作出相同的选择。

这就是信仰的模样。它不是抽象的理论，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一条亲手系上的红领带、一把紧握在手中的枪，明知可能一去不回却依然一次次坚定迈出的脚步。

离开南昌之前，我再一次来到赣江边。江水依旧浩浩汤汤，不舍昼夜地向北流去。对岸的红谷滩新区高楼林立，玻璃幕墙倒映着蓝天白云，一派现代化气象。江这边，老城区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——这座城市就这样活着，蓬勃地、热烈地活着。

从石破天惊第一枪到现在，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流过。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尽，但是那些“打响第一枪的人”留下的东西却像赣江的水一样，一直在流淌，从未干涸。它流淌在八一广场每天清晨升起的国旗上，流淌在纪念馆展柜里那条褪色的红领带上，流淌在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那棵老樟树的年轮里，也流淌在每个南昌人说起“我们这里是英雄城”时那份不自觉的骄傲里。

古人写南昌，爱用王勃那句“腾蛟起凤，孟学士之词宗”。那是盛唐的气象，是文人的浪漫。而今日的南昌，除了腾蛟起凤，还有另一道风景——一座城市的脊梁，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。

“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。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。”这片土地自古便是形胜之地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在所有的光环之中，最耀眼的那一笔，永远是1927年那个夏天的凌晨，一群年轻人用热血和信仰写下的。

无论走多远，不忘来时路。99年前，人民军队从这里出发，从无到有，从弱到强，跨越万水千山，走过烽火硝烟，一路走到今天。而今，站在这座英雄城的土地上，站在这个光辉的起点上，我们分明看见——赣江的波涛里，依然奔涌着那一夜的滚烫；纪念塔的尖顶上，依然闪耀着一缕最初的曙光。这支英雄的军队，正背负着先烈的期许，以更加挺拔的身姿，迎着新时代的朝阳，向着百年的光荣与梦想，阔步前行。

赣江水长流，南昌城巍峨。那一声枪响的回音，穿越近百年岁月，依然在这片土地上久久回荡。

生命中的长征缘

■洪斌



一瓣心香

长征，是镌刻在我生命中的精神印记。我的成长跟长征特别有缘，在人生中的重要阶段，都留下了关于长征的深刻记忆。

初识长征，是读初中时。我的家在武陵山深处，20世纪80年代，学校组织去县烈士陵园清明祭扫。这里安葬着黔东南独师师长王光泽，也是他壮烈牺牲的地方。1934年，王光泽带领黔东南独师死死拖住数万敌军，以绝大部分指战员牺牲的代价，圆满完成了掩护红二、六军团主力转移和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任务。不幸被俘的王光泽拒绝投降，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。苍松翠柏间，山风阵阵，带队老师说：“革命烈士以不怕杀头、不怕牺牲的精神干革命，你们也要拿出不怕苦、不怕累的劲头抓学习。”懵懂记忆里，留下的是王师长苦战强敌，孤身被俘、誓死不降的忠烈故事。

那时，长征留给我的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：生命那么宝贵，究竟是什么力量

让王师长他们连命都不要了？在我的心灵深处，王师长的形象巍然屹立，“长征”由历史名词具化为烈士形象印入我的脑海。

再识长征，是大学毕业后。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，来到四川省阿坝藏羌族自治州——红军长征爬雪山、过草地的地方。夹金山、两河口、懋功、卓克基、巴西、包座……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名，从书本符号具化为脚下的土地。“风雨侵衣骨更硬”的高原，结结实实地给我上了人生第一课。与内地相比，那时的高原生活环境仍然艰苦。不到实地走一走，很难体会和想象长征的艰苦卓绝：在空气稀薄的雪山上、渺无人烟的草地中，举步维艰的沼泽里，面对追堵截、冰雪饥寒，甚至连明天去哪里都不知道的一群人，坚定地跟着队伍走下去。什么在支撑着他们？是精神的力量。力量之源，也许是那划亮了信仰天空的“七根火柴”，是那承载着生死情谊的“一袋干粮”，是那幻化为生命之母的“金色鱼钩”……

又品长征，已是知天命之年。因为工作调动，我来到红色陕西——红军长征的落脚点。据当地人老讲，当年红军

长征扎根陕北后，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水乳交融的鱼水深情。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，中央机关辗转陕北12个县30多个村庄，数次和敌军咫尺之遥，但一年多时间里始终安然无恙，这与老百姓的爱护保护息息相关。感人肺腑的是，老百姓省口粮、捐杂粮、纳布鞋、缝棉衣，宁可自家挨饿受冻甚至献出生命，也要掩护部队安全转移。听着老人的话，我好像找到了红军长征的答案和意义，那就是来自人民、依靠人民、为了人民，那就是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。党带领人民找到了革命的方向，人民则给予革命无穷的力量。

此时，心中的问号已然拉直，长征留给我的的是一个长长的感叹号：我们党为人民而生、因人民而兴，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。同人民风雨同舟、血脉相通、生死与共，赢得人民信任，得到人民支持，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、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。闲暇散步，常听到老百姓打招呼，他们喜欢说一句口头禅：“好着呢！”那一刻我感到，这是对长征最美的礼赞，也是新时代最真切的口碑。

长征的那道光，一直伴着我前行。



红色记忆

“黑夜红星亮，我军打胜仗。”谈到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历时，92岁老兵曾国兴对笔者说，“1952年秋，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116师348团在马良山地区担负阵地防御作战任务。白天，敌人凭借先进武器装备耀武扬威，飞机和大炮对我阵地狂轰滥炸，我们躲进坑道一边坚守阵地，一边轮流休息；到了夜晚，我们前出侦察、潜伏、抓捕、袭扰，打得敌人惊恐万状。我们2营反击敌194高地的那场战斗，将我军近战夜战的战术战法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充分展现了官兵的英雄风采。”

——

两军对峙，寸土必争，刀枪相见。当时，敌194高地狭长而凸出，由美军一个加强连把守，距我方阵地的最近距离只有200米。它就像是悬在志愿军348团面前的一把刀，构成极大威胁。348团首长决心攻下这个高地，将这把刀变为刺向敌人的匕首。

348团计划由2营4连担负主攻，5连助攻，迫击炮连配合，打一场反击战。团长高克特别注重战前准备，提出摸查敌情要细、分析敌情要透、判断敌情要准。

曾国兴时任5连文化教员。他和战友们白天熬在坑道里，特别盼望黑夜的到来。夜幕降临后，他们可以到战壕里自由呼吸一下空气。虽然空气里充满硝烟的味道，但总比闷在潮湿发霉的坑道里喘气痛快。这时，高团长带领2营和迫击炮连的干部骨干悄悄出发了，清晨升起国旗上，流淌在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的——这座城市就这样活着，蓬勃地、热烈地活着。

曾国兴见连长邢国瑞夜间一次次跟着团长去侦察，敬佩而羡慕地说：“团长带你们三番五次地搞侦察，下足了功夫，真正把‘敌人’二字一笔一画地研究透了。”

邢连长说：“团长经常对我们讲，枪要打得精准，准备必须精细。你要多给新战士讲讲夜战的特点和需要注意的问题。”

“夜间行军，鞋袜要整理好，携带的东西要固定好。”曾国兴和战士谈心时，把自己在夜战中的一些经验体会与大家交流，“观察要俯下身子、压低视线，这样可看得更远更清晰；射击采取概略瞄准法，一是瞄对方的黑影，二是瞄敌人打枪时闪出的亮光，动作要快……”

白天，阵地上炮声隆隆，高团长在坑道里组织召开作战准备会议。

2营营长王林说：“这次战斗，我建议采取偷袭加强攻的办法。敌人就怕黑夜，夜间我们先将兵力前出潜伏到敌阵地前沿，然后再发起强攻。”

迫击炮连连长葛寿山说：“194高地是山地，工事坚固。为使我们的炮火更好发挥作用，应该提前清除一些地面工事，我提出一个大胆想法——提前派人潜入敌阵地后侧，为我炮阵地报告指示目标。侦察时，我发现敌阵地后面那片植被基本完好，可以利用。这当然危险，但为了胜利，这个险值得冒。”

4连连长周玉高说：“夜晚进攻，做好各战斗小组和单兵的协同配合尤为重要，要每个战斗小组配好小喇叭，便于指挥联络。”

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后，高团长说：“对这一仗，军、师首长都高度重视，我们的准备工作一定要细而又细，做到以夜藏形、潜行无声、短兵相接、动如雷霆，确保完胜。”



二

军、师批准了348团的作战计划，夺取194高地的战斗定于9月18日晚进行。

葛连长向高团长请求说：“到敌阵地潜伏的任务，我去完成。”

高团长说：“你是一连之长，可以派别的干部去。”

葛连长说：“这次潜伏是深入虎穴，必须万无一失。侦察时，我已把敌阵地的情况摸透，知道在哪里隐蔽最好。我有把握完成任务。”

高团长知道葛连长是一名胆大心细的军事干部，对此次行动做了周密准备，便说：“那好，到时让我炮火牵制迷惑敌人，配合你行动。”

为隐蔽作战意图，白天，高团长指挥炮兵向194高地以及附近其他敌阵地进行不规则射击；夜晚，小分队到敌多个阵地前袭扰，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。

17日晚，在我阵地发出的隆隆炮声中，葛连长带报话员小王向194高地潜行。

出发前，葛连长和小王把袖口和裤腿用绳扎紧，以防蚊虫叮咬；将水壶和干粮袋捆绑在身上，防止发出声响；每人口袋里装了一把红辣椒，防因提神。

夜色擦亮了两人的眼睛。他们在194高地后侧的一片草中隐蔽起来，观察周围情况。到了后半夜，他们不断地嚼辣椒提神，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。

太阳出来了。在一个地堡前，三三两两的美军钻出洞口，挥胳膊、踢腿、伸懒腰。葛连长观察后，计算出射向和弹着点，小王通过报话机联系我炮阵地射击。瞬间，炮弹从远处飞来，精准地向敌人砸去……接着，葛连长和小王又通过报话机联系指挥后方炮阵地向敌帐篷射击，里面的敌人被炸飞。

一天时间里，我方炮火清除了194高地的多个地面目标，给敌人以巨大威慑。

曾国兴趴在战壕值班，看到从他身后打出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一般飞向敌目标，兴奋地对战友说：“这些美军到死也没整明白：为什么中国军人的炮打得这么准？”

三

18日的夜晚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4连、5连指战员分4个方向往194高地摸去，分别占领距敌前沿7米至30米的冲击发起阵地。高团长带王营长在指挥所通过报话机指挥。

5班是突击分队尖刀班。排长一挥手，班长王志忠抱着炸药包向铁丝网爬去。他快速拉响炸药包，“轰隆”一声把铁丝网爆开一个大口子，战士们冒着浓烟冲了进去。其他分队也发起进攻，5分钟内全部突入敌军战壕。

炮火轰鸣，枪声大作，手榴弹炸响。4连、5连指战员分成若干战斗小组，对敌人实施围歼。敌阵地工事里的，美军也以强大火力进行反抗。

暗夜里，在敌我胶着的状态下，联络协同是重要一环。这时，小喇叭发挥了特殊作用。小喇叭是20多厘米长的铜器，由各战斗组长掌握，事先根据发声的长短规定了联系、协调、进攻的暗号。在黢黢的空间里，小喇叭一响，我军官兵心领神会，敌人听了胆战心惊。

尖刀班突进敌阵地后，遭到敌火力网阻击，排长牺牲，班长和副班长受伤。战士马成勇跟着战斗组长插向主阵地。行进中，组长中弹倒地。这时，

该战斗小组只剩马成勇一人。他从组长身上解下小喇叭，也接过责任。借着照明弹的光亮，他发现前面几米远有个地堡口，敌凶猛火力就是从这里发出的。他压低身子向前爬，猛地起身闪到地堡口旁，将一枚手榴弹投了进去。瞬间，地堡里就没了动静。

马成勇牢记战斗小组的任务是攻打敌指挥所。他俯身前行辨析方位，突然前面闪出几个黑影。为辨清敌我，他吹了小喇叭，见对方毫无反应，判断出是敌人，立刻把一枚手榴弹掷了过去，那几个黑影随声躺在地上。

听见小喇叭的响声，战士小肖前来支援。此时，战斗到了最激烈阶段，敌人不断向空中发射照明弹，阵地上浓烟滚滚，各战斗小组与敌人奋力拼杀。光亮中，马成勇发现了地上的电话线，悄声对小肖说：“咱们顺线走，钓大鱼。”

沿着电话线搜索，马成勇和小肖在纵深处找到了设在一个暗堡里的敌指挥所，里面电话响个不停。马成勇对小肖耳语：“你掩护，我上。”小肖用火力掩护马成勇接近地堡。马成勇先是向地堡里扔了一枚手榴弹，接着冲到地堡口用冲锋枪向内扫射。小肖也跟了上来，和马成勇大喊着冲进地堡，击毙美军士兵，活捉其连长。

四

英勇的身影在战火中处处闪现。

5连担负在194高地西侧进攻任务，副营长张允贵跟随5连行动。他带领战士打掉敌人一个火力点后，一名副班长跑来对他说道：“侧面一个地堡还藏有美军。”张允贵指挥战士立刻将其包围，并用英语喊话，命令他们投降。不一会儿，两个美军士兵高举双手，从暗堡里走了出来。

张允贵想，194高地地形复杂，个别敌人很容易成为漏网之鱼。于是，他对3排长说：“派一个战斗小组在后清剿，绝不让一个敌人逃掉。”在张允贵带领下，战斗小组搜查了12个地堡和掩蔽洞，又俘虏几个美军士兵。

被战火染红的夜色，彰显着战士本色。

曾国兴的任务是带领炊事班人员抢救伤员。格林弹雨中，他们每接到一个伤员，都用自己的身体把战友紧紧护住，然后为其止血和包扎。令曾国兴感动的是，这些受伤的战友都不愿撤离火线。

战士张传发在向194高地主峰冲锋时，一发炮弹在他身旁爆炸，他的两腿负重伤。战斗组长要把他送下阵地，他坚决不肯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受点伤怎么能后退？你快带领大家往前冲，我就是爬也要爬上主峰。”

战友们向前奔去。张传发感到双腿剧痛、麻木，后失去知觉，但他的意识是清醒的：向前冲，向前冲！他艰难地向前爬出30多米。当战友们占领主峰时，他已昏了过去，手中紧握手榴弹……

反击战以彻底消灭敌人而胜利结束，共歼灭美军131人，俘虏美军18人，缴获一大批武器、弹药和物资。

大战后的又一个夜晚，阵地上迎来难得的寂静。高团长望着194高地的方向，高兴地说：“军、师都对我们团给予通令嘉奖，称赞我们这一仗打得好！”

4连连长周玉高说：“虽然是夜战，但是干部战士的心中明亮得很，每个人胸中都有明确的目标。”

“是啊。”5连连长邢国瑞说，“我们的干部战士个个是英雄，亮如那天上的星斗……”



强国强军（剪纸）

张 标作